

“苔花如米小”

□ 雷国裕

晚上应酬归来，小区已灯火通明，又是周日，小区内行人寥寥。路过拐角的垃圾桶，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正弓着腰，一手拿着铁爪爪，一手提着塑料袋，从垃圾堆里翻寻着酒瓶、硬纸盒等杂物。上到居住的楼层，正准备拉窗帘入睡，发现捡拾杂物的老妇人已经离开，又有负责打扫的清洁工老王，出现在垃圾桶旁，把人们扔弃的装酒或家电什么的的大纸箱拎起、踩扁，又用麻绳捆绑，堆放在小车上。他身材矮小，堆起的杂物有他的二倍高。早就听说小区的垃圾堆是个宝，一天最少有四拨人光顾，各取所需后，剩下的才被拉运到垃圾焚烧厂。

小区建在城乡结合部，住户多以年轻人为主，购房形式有全款的，有货款的，还有干了活给不了现金的顶账房。且以农村进城务工的为多。通常男方白天出去打工，女方全职照料上学的孩子。一入冬，“候鸟式”父母就多起来，一则照顾孙子辈读书，让女儿或媳妇去打零工，补贴家用；二则可节省下在农村的柴炭钱，又能温暖度冬。而一贯闲不住的农村人，除接送孩子上学外，剩余时间便逛

摸着干点啥，也好为儿女减轻点负担。于是，垃圾堆便成了他们的寻宝之地。哪怕能换回打酱油的仨枣俩瓜，就高兴得不行。有一位已经当奶奶的老婆婆，则另辟蹊径，把自家产的红薯、白菜、胡萝卜及花椒、辣椒等，摆放在向阳的各见角向大家兜售，物业也睁一眼闭一眼算是默许。听着二维码不停响起“收到xxx元”的声音，老太太脸上乐开了花。我注意到，老太太每天早早就收摊了，第二天再摆出来，物品也有所变化，只会增加新的东西。

相邻单元有位叫二明的聋哑人，刚刚四十岁。前年母亲去世了，他独自抚养上小学的女儿。为了谋生，他在一个酒厂打工，上的是早班，中午不休息。早上上班前就把午饭准备好，女儿打小自立，回来热一热，就对付过一顿饭了，晚上回来他再给女儿做新的。安顿女儿吃饭学习后，他再出去搜寻废品弃物，凡可换成钱的物品都不放过。人们常见他忙忙碌碌，没有消停的时候。遇到邻居，他都会面带笑容点头示意。有一次收拾家里，给了他几袋子旧书旧报，还有七八个装家电的大箱子。再次遇到他时，他推我一下，用指头在手机屏上打出“谢

谢您！”几个字。而每天傍晚七点，还会遇到一位略显肥胖的中年妇女，一只脚有点不利索，走路也走不稳。问她去几层是看女儿么？她摇摇头，话匣子打开了：“我女儿学习特棒，在太原读研了。老公做瓦匠工，挣不多，我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但也不能歇着当寄生虫。六楼的老太太有退休金，儿女都不在身边，我是晚上当陪侍的。一晚上五十元，凑乎吧。”说话间，她摇摇晃晃的进了电梯门。

所居住的单元共有二十五层，每层两梯四户，共一百来户的人口，每天出出进进，低头不见抬头见，有的虽叫不出名字，但脸熟是肯定的，背后的故事也是知晓的。一位姓张的中年人，平日里当泥瓦工，常见他泥巴沾满衣裳，脸上挂着憨憨的笑，见到邻居主动避让一旁，生怕把泥土沾到别人。天气变冷的时候，工地停了工，他便与爱人做起家政，给人家擦玻璃了，打扫卫生了，搬家抬家具了，等等。由于为人实诚，干活又细致，邻居都找他帮忙，直至年三十他才能停歇下来。累归累，但日子过得很充实。

那个走路风风火火的小媳妇，离异独自

带着两个孩子，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一天四次上上下下，送走接回来，忙得脚不着地。而空闲时间她就做微商，化妆品、农副产品、衣帽鞋袜等逮着什么做什么，什么赚钱做什么。见她披头散发的忙碌样，曾劝她不要太辛苦自己，她叹一口气说，不辛苦不行呀！我得多挣钱把老大送封闭学校读书，就省一半心了。以后再说以后的。人就是有目标有希望，才有奔头有劲头的。

另一位姓郝的年轻人，早先开饭店，不景气歇业了。但总归对餐饮有感情，他又改做烤鸭。跟一家大酒店合作，现烤现烧，投资不大，风险也小。为保证质量，他不用电烤，坚持选用苹果树木，充分利用燃烧时散发出的清新果香，与鸭肉的味道相互融合，使烤鸭的口感更加细腻、香脆，赢得了广大食客的喜爱，日销量迅速增至一百多只。如今，他又走出本地，在另一个县城开了分店。也雇了几个帮工，但质量始终由他把控，丝毫不敢含糊。前天碰到他，问忙咧？有十多天没见了。他乐呵呵，回答说是忙咧，出去学习考察了十天，充了充电，改天给哥送去一只尝尝呵。我说，不客气，忙就好，忙得其所，乐在其中。他点点头，摆摆手，一头扎进簇新的新能源电车，一路风驰电掣而去。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到袁枚的一首诗《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是啊，人生本已不易，只要积极努力，平凡的生活也会花开灿烂！



冬日絮语

□ 宋佳妮

炉火旁，岁月静好，茶香袅袅，故事在温暖的空气中流淌。回忆如窗外雪花，纷纷扬扬，每一片，都藏着旧日时光。

冬夜漫长，星河璀璨如织，月光洒落，给寒冷披上银纱。思绪飘远，与风共舞，在寂静中，找寻心灵的归家。

怀念母亲

□ 肖继旺

雨水、泪水混在了一起，直到雨停，母亲才孤零零地从湿滑的路上连滚带爬回了家，那情景让我想起来就心酸。

有一次，母亲帮村里五保户瞎奶奶背秸秆，猝不及防被下山的牛顶下了二三十米高的石坡下，当时母亲忍着痛爬起来，从坡上走了几百米回了家，结果卷起裤腿时，膝盖上开了二寸多长的大口则，白花花的骨头露在了外边，村医土法上马，在没有麻醉没有消毒的情况下，给母亲缝住了伤口，至此母亲的膝盖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疤痕，每逢天气变化，就疼痛难受，但母亲却说不后悔。

母亲是一个坚强勤劳的人，更是一个智慧淳朴的人，母亲一生没有上过学，但他坚信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改变人生，所以无论何时，不管生活多么艰难，都坚持让孩子们读书，为了让孩子们上学，母亲卖了家里的口粮，自己吞野菜，正是这种坚持，使所有的孩子都学有所长，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

随着儿女们的成家立业，本应享受晚年幸福生活的母亲，亦丝毫不愿闲下来，抱孙子，看外孙，缝补浆洗、打扫尘除、劳作不息。

那年，我女儿天心出生后，县里安排妻子去吕梁教育学院进修，为了让儿媳安心地学习，儿子好好地工作，母亲毅然决然地一个人担负起照顾我的女儿。那时女儿才几个月啊。我不知道您每晚得起多少回，每天得喂几次奶，洗了多少尿布，操了多少心啊。要知道，母亲那时已是75岁的人了啊。母亲86岁那年，我儿子降临，她老人家继续接手照顾我儿子的任务。母亲因为过度劳累，背部右倾突起，右胳膊成了弓形却全然不知是什么时候，只见那只胳膊已举不起来了。为此，我有时很不安，可母亲说，我照顾孩子，为的是你们能安心工作了，母亲说这话时脸上露出的是幸福的荣光。

2015年农历七月十六，母亲在院子里跌了一跤，一个人静地躺在那里，幸亏邻居及时发现，把母亲扶回了家，但母亲仍不告诉子女，怕影响工作，怕拖累子女，还是邻居们自作主张告诉了我们，才使母亲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经检查，母亲的耻骨裂缝。据医生

冬，是静默的诗篇，藏着岁月的沉稳与淡然。教会我，在寒冷中寻觅温暖，在孤寂中，拥抱内心的安祥。

当最后一片雪花融化，春的消息已在枝头酝酿。冬，悄然离去，不留痕迹，只留下，心中那份静美与期盼。

走过秋天

□ 李峰

立秋

梧桐树上的叶子，一直罩着中伏天的炎热 此时的夏季，就算是热情奔放到极致。此起彼伏的蝉鸣，在树叶间已穿行多日，像一种季节转换的程序，早就恒定了多少年。多变的事世间，总有一些是亘古的

外面的热气还在升腾，好像一场盛大的酝酿。沸点在一片梧桐叶上。所谓一叶知秋，只是列车运行区间的一次提示。生命中惯性的 大小，如同一树又一树的蝉鸣该接住一片落叶和该聆听蝉鸣时，也只能是顺势而行

之后的日子里，梧桐树上的叶子会一片一片掉光，裸露出秋的荒芜。蝉鸣声渐渐走远后，依然能听到一年四季里，麻雀零散的叫声。卑微的事物都不是那么一惊一乍收获一年又一年长在地里的果实后，低伏在土地上的荒草，还会重生

处暑

距离中元节又过去了十天，推开窗时，风已有了缓缓的凉意，是那种淡淡的不经意放出去的河灯，肯定走远了，埋在地下的人们应该都收到了御寒的衣物。那些痛楚又慢慢止住

经过的多事之秋，像流淌的溪水，渡过后，多少有些伤感的凉，而毕竟注定都是节气中必须越过的节点。已经持续了三个秋天的疫情，有了垂死挣扎的厌恶提心吊胆的日子，总是让人们对活着的尘世多少有些担心

该到此为止了。这一年里空前的高温，点燃了多少怒气已经灼伤了应对苦难的忍耐。很远很远的人间，还有俄乌战争的硝烟，战火中，和平共处仍是那么让人揪心。该停止的还有很多，秋风掠过时，我们必须接住寒意

白露

天空有了高冷的蓝，白云收纳了炎热。仲秋至‘蝉鸣退去，碧空一洗。凝结在一枚叶子上的露水滴落后，一年的多半已被深埋。宴席要散去，红尘中总是如此匆忙，来不及珍藏就失去，如同走过的一年又一年

春日离开家乡时，揣了一包上一年的核桃仁，思念中嚼几粒，默念“白露核桃秋分枣”。又到打核桃的时候了，青皮褪去后，就像我刚离开家而去。好在远方有人寄来了刚收获的核桃、小米、月饼。那是一个秋天对春天的惦记

早过了脆弱如一滴露水的年纪。双手握住一对核桃搓捏时，每一声脆响，都像我在哽咽。再过两天就是中秋节了，天空会更蓝，白云会更白，夜也会更长。向东南张望成片的核桃林是那么润泽，而挂在树上的一行老泪比露水更有霸气

秋分

庄稼地里的植物，一半是杆茎、叶子，一半是果实秋深后，全部的果实都收了，空留在田野上的是全部空虚的杆茎和黄叶子。这一半和那一半，构成物种的全部宽阔无边的大海是一半，海底的礁石和海滩、海岸是又一半。风平浪静时，这一半和那一半，都在携手和拥抱海枯后，是空虚的化石和冲刷后的痕迹。如果大风起浪，它们都把危险接给自己，绝不会平分苦难

春分分割春光，秋分平分秋色。昼夜等分时，春种和秋收，顺势完成了一次交接。人世间的艰辛和苦难，还有那些虚无的名利，正携手霜降，等候一场大雪收拾。而曾经的蜗行中，大的小的，卑微的高贵的都有不一样的收获一场秋雨一场寒。在这靠后的日子里，我不敢再玩一次“竖蛋”那种世界游戏，每一半都很危险。更不敢理直气壮地平分秋色只能一任那余生还能回忆起空虚的杆茎和黄叶，心中的大海和礁石、海岸、海滩，风平浪静，一半一半地组合成全部

寒露

几场秋雨后，天气更加阴冷。偶尔放晴能望到远处的秦岭，山岚飘荡。终南山下草堂古寺的钟声，如雨打芭蕉，悠扬清脆一只鸟踉跄在树枝上，落下的露水，多像那远走的时光

远离故乡数日，客居他乡的日子，就像那挂在树叶上，一滴一滴的晨露，让时光那么的恍惚连绵的秋雨，把经过的往事，扯进梦里，醒来后仿佛又还原成瞬间的露珠，一切都是如此的稍纵即逝

渐渐逼近的寒意，终究要被早霜接纳。如果到了飘雪的季节，那漫天飞舞，好看的雪花都会飘到我的两鬓。那时，所有的尘埃，都被大雪覆盖，晨露成熟成冰棱，太阳下，静等一只春鸟的鸣叫

霜降

田野上一畦一畦的山药、红薯刨了，空留下一条一条阴湿的巷道，像是一座古老村寨的遗址。曾经的富庶繁华，渐渐暗淡下去。多么像一个历程，忽多忽少，或卑微或壮阔，都有生命的痕迹

该把月季花上那些枯萎的枝头，剪掉了。然后，在第一场雪到来之前，再把那些逐年粗壮起来的枝条也剪断，用沃土把根埋了，就像是一个句号，一个段落。每一次的停顿都会掩埋起凋零的骨节，还有那随风飘逝的虚荣

遭址裸露出的断面上，有一次一次丰收的化石，也有被深埋后的那些枝叶，这些，都是岁月散落下的或深或浅的脚印。我知道，我也是一个行走者此刻，最好给那些慢慢走远的繁华，披上一件衣裳，交给一场大雪

父亲的四季

（组诗）

□ 马润梅

写春

父亲把构思好的诗行
用长满老茧的手
写进一垄垄的田埂
桃花风轻拂
燕雀呢喃
蜜蜂炫舞
一粒粒种子
长成一首长长长长的抒情诗
诗魂在叶脉里流淌
诗眼长成花的模样
读醉了的双眸
闪着点点星光

画夏

父亲饱蘸炎炎烈日
横涂竖抹
在田里作画
速写 线描 工笔
用色或红或绿或蓝或黄
用线或轻或重或柔或刚
叶之抑扬
花之芬芳
蔓之穿插
庄稼在父亲的画布上
承受了风雨的洗礼
雷电的磨砺
咋咋拔节
演绎着韵味悠长的故事

喜秋

望眼欲穿的金秋到了
晨曦吻过窗棂
父亲来到秋风中
收割日日待弄的庄稼

丰盈的农作物
璀璨了父亲深邃的眼眸
夕阳西下
身着霞衣的老父亲
如君临天下的王者
借一缕炊烟
谱一曲民谣
音符似蝴蝶
在长空与朗朗的笑声汇合

守冬

弱弱的冬日隐去
熙熙攘攘的雪花
涌向田野
涌向山坡
涌向房舍
屋内
猫咪蜷缩炕头
五谷杂粮老南瓜
活跃了父亲的味蕾
老白酒的醇香
瘦了北风
暖了年味
窗花别致
灯笼喜庆
对联隽永
福字吉祥
鞭炮欢腾
儿孙绕膝
团圆饭甜美
绽放满屋的惬意
灿烂了老父亲古铜色的脸庞

山顶牧羊曲

（外二首）

□ 吕世豪

羊馆在山顶放牧
有时会吧羊群赶进蓝天
也有时
会把羊群赶进灌木丛中
会让羊们在岩缝间
觅食一些药材
或别的滋补补品
暮色渐暗
天空就会走失一些白云
灌木丛也会走失一些
羊们咩咩的叫声
肚圆了的羊群要归圈了
它们没有走失一只
有时还会多出
几只初出生的羔羊
羊们也会将一些羊毛
悬挂在灌木枝头
让那些凉嗖嗖的山风
在牧坡上走动

一张羊皮

一只活生生的羊
就这样躺在屠刀下面
把肉献给主人
剩下的就是一张羊皮了

一张羊皮也是羊的一部分
羊的灵魂还沾在它上面
夜幕降临的时候
人们就会听到羊脆弱的叫声

有的羊皮缝成了皮衣
有的缝成了皮包
也有的绷成了羊皮鼓
还有的被吹成羊皮筏子
接着去洩渡那些羊贩子
和吃掉它的食客

羊皮筏子

就是这样
司空见惯的羊皮筏子
不会说话
不会仇恨和反抗
天生只会忍
它们将那些贩卖它们的人
残杀它们的人
和啃噬它们肉体的人
都送到了黄河彼岸
它们仍不会说话
不会仇恨和反抗
只会逆来顺受
只会忍
只会将泪咽到肚里